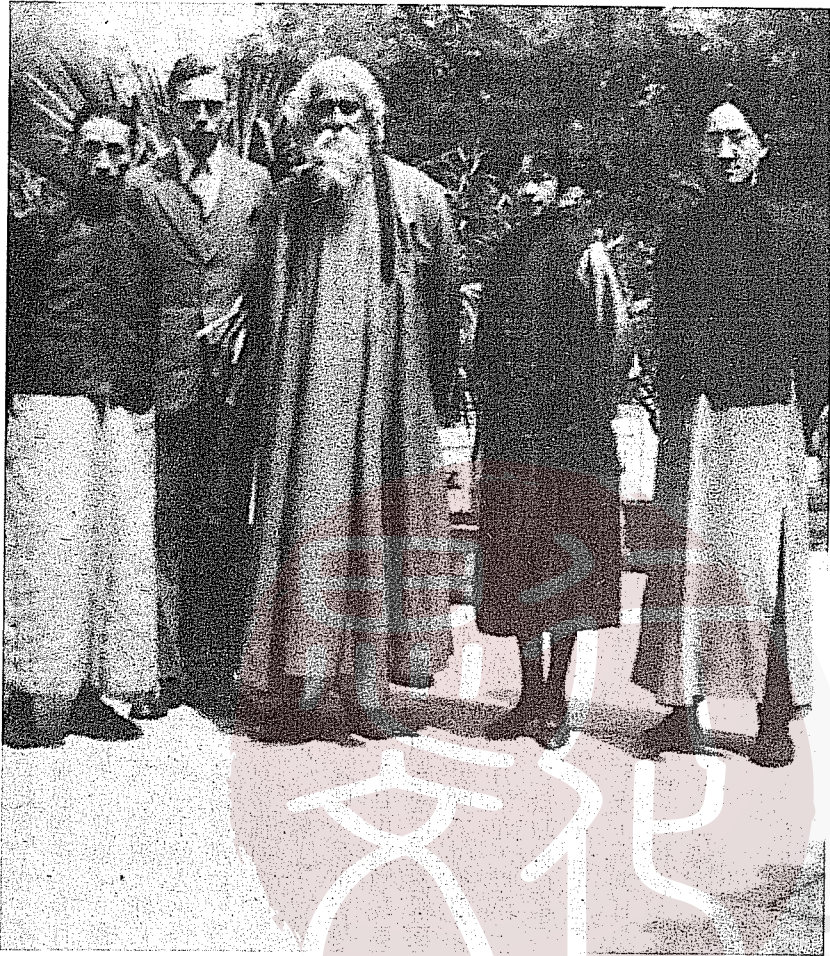


# 甲午戰爭縱橫談

(二)

● 譚瑛 (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



甲午戰爭史詩作者林長民(左)偕女公子林徽因(右二)與太戈爾(右三)、徐志摩(右)合影。

## 林長民諷甲午國恥

大詩人林長民寫有甲午戰爭史詩五首，記甲午之戰史事。

讀之可見當時諸敗將之誤國，詩用杜甫「諸將」的韻，茲錄第二首，第三首，以饗讀者，第二首云：

「秋風平壤接邊城，誰上牙山建漢旌？  
白日當年曾苦戰，碧蹄今日又塵兵。關  
山落月吹笳急，海水揚波攪纒清。衛媪  
有兒稱內附，封侯無相繼長平。」

自注：唐蘇定方伐高麗，日本援之，大敗日兵於白江口，即錦江口也。明李如松亦曾敗日本兵於平壤及碧蹄，衛青封長平侯，漢書稱爲內附之親。衛汝貴爲李鴻章乳媪之子，濫執兵柄，不戰而潰。第三首云：「

橫海樓船姓氏標，金戈鐵甲未全銷，攪  
翻渤海濤洶湧，偷渡陳倉夜寂寥。遼左  
不歸華表鶴，多魚竟有漏師貂。降幡已  
出劉公島，一死何能答聖朝？」

自注：丁汝昌以海軍戰敗，降日自殺。

## 海軍官兵勇敢奮戰

一八九四年九月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奉命護航商船五艘運銘軍十二營由大連至鴨綠江口登岸，十五日午夜離大連，十六日午刻抵大東溝「鎮遠」等艦十艘泊口外，派艦護送商船入港，徹夜渡兵登岸，丁提督促儘速卸兵，並令全軍午刻啟旋回航旅順。已刻遙見西南遠方黑煙，測望船艦懸美國旗，迄近更易倭旗，丁令各艦啟旋，水手進入砲位，並令艦隊略成人字形橫隊接敵，十二艘軍艦，以「定遠」「鎮遠」居中。日方則分為兩個小縱隊，其一為主力艦隊，一為第一游擊艦隊，近三千公尺時，雙方開始互擊，日艦速度較快，運轉便捷，主力與游擊兩艦隊從左右兩側向我夾攻，並對我艦隊兩側較弱之艦猛擊。日艦「比壑」「扶桑」被我擊中起火，「赤城」蒸汽管被我擊破，其艦長陣亡。我旗艦「定遠」航機室中彈，信號裝置被毀，無法傳令，以致不久全艦隊形形混亂，「揚威」起火向大鹿島脫逸而被擱淺，「超勇」中魚雷沉沒，「致遠」右舷下方被破壞沉沒，管帶鄧世昌自殺以殉「經遠」「來遠」「平遠」均起火「濟遠」最早逃離戰場，其他各艦因我艦隊散亂，旗艦無法傳令指揮，為避敵各個擊破，亦脫離戰場，惟「定遠」「鎮遠」兩艦與日主力艦戰至黃昏，兩艦上層設備全被破壞，日旗艦「松島」前砲台被「定遠」擊毀起火。「經遠」被敵游擊艦

隊追擊沉沒。丁汝昌提督負傷，率殘餘艦隊回旅順，「廣甲」航誤觸礁，乃自行破壞。是役，北洋水師損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丙」五艦，陣亡鄧世昌等將弁八十七員，水兵一千餘人，傷四百餘人。洋弁尼格路斯、余錫爾陣亡，另十一名洋弁受傷。李鴻章之軍事顧問德國陸軍砲兵少校漢納根在「定遠」旗艦上，曾於丁汝昌受傷時，代為指揮，傷腰。受創艦隻在旅順船塢修理竣工後，二十日由旅順駛威海衛，以後未再出戰。方柏謙管帶旋被斬首正法於旅順。海軍多數官兵勇敢奮鬥精神乃事實也。

日本本營於九月下旬，以第一師團、第二師團，混成第十二旅團編成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巖大將，參謀長井山先左大佐。清廷綜合當時狀況，研判日軍爾後之進攻形勢，決定如次之戰略指導方針：

(一)保全北洋水師主力艦隊，以扼制渤海灣口。  
(二)以東三省之兵力增加第一線，保衛奉天。

(三)鞏固旅順、大連方面之防衛。  
(四)各省之兵力向天津、大沽口及山海關附近集結，掩護首都。

清軍於平壤敗績，退回國境後，李鴻章以四川提督宋慶總統前方各軍，設總部於九連城，以聶士成部四營防守虎山，以銘軍防守江岸，以依克唐阿守東線，豐紳阿、聶桂林防守西線。

## 日軍屠城野蠻殘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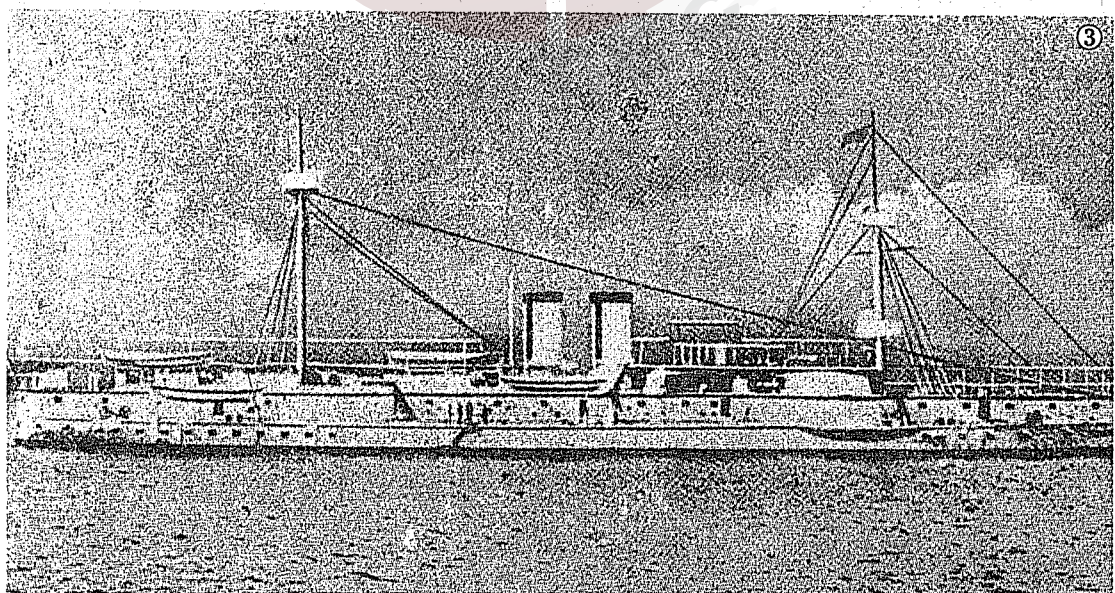
日軍攻佔大連、旅順——日第二軍（大山巖）於十月廿四日從花園口貔子窩登陸，以浮碼頭駁運大砲等重武器，馬匹輜重，費時十二天，未遇抵抗，十一月四日開始進攻，六日陷金州，七日分三路攻大連，該處係錦軍分統趙懷益之六個營防守，日寇尚未攻陷即自潰逃跑，趙奔旅順。大連砲台建於光緒十四—十九年間，竣工之後從未放過一砲。庫存大小砲一百二十餘門，最近由上海運到新式快砲尚未啟封，各種砲彈一百餘萬發，中造德造槍六百餘枝，槍彈三千餘萬發，以及馬匹、帳棚及其他軍用器材，儲藏甚豐，不料兩日之間，悉以資敵。誠痛心遺憾之至矣。日佔大連十天後進攻旅順，營務處長龔照璵先逃煙台再往天津，為李鴻章所斥，復回旅順，金州失守後，統領姜桂題、程允和、張光前、黃仕林等殘部陸續退旅順，互不相屬，眾推姜為主帥，庸才無能為力徒互相觀望，惟提督徐邦道率部於金山旅順戰守多次，獨力難挽頹勢。日軍進攻不久，攻陷某一砲台，其他砲台相繼棄守，潰兵及船塢員工，掠官銀、挾庫儲，驚慌擾攘，混亂已極，各路敗軍紛紛輜集約萬人，日陸海軍重重封鎖，又值海潮驟漲，寒風凜冽，倖得脫險者，百不及一，徐邦道、姜桂題、張光前、黃仕林等將領，雜亂軍中零星逃出。經營十六年，糜費數千萬，固若金湯之旅順要塞軍



①甲午戰敗服毒自殺的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

②北洋艦隊致遠軍艦管帶鄧世昌。

③北洋艦隊的主力艦鎮遠號。



港，竟未能一日守即告淪陷。殘暴野蠻之日軍，於旅順屠城三天，殺二萬餘人，老幼婦孺亦不免，僅留三十六人，用資掩埋被屠殺之尸體，事後亦難倖免於被殺。

日第一軍進犯遼東——該軍先頭部隊於十一月廿三日由義州渡鴨綠江，廿五日攻陷虎山（九連城外前進陣地）廿六日逼近九連城，該城為中韓國境之關隘，城廓堅固，宋慶軍約二萬餘人砲八十門，據險防衛，日軍預料將發生一次激烈之攻防戰鬥不料日軍進攻，宋軍僅於虎山一戰之後，未繼續防守，竟於一夜之間，完全撤離，日第一軍遂兵不血刃，進入九連城。宋慶復以鳳凰城地勢不利於防守，為拱衛奉天之目的，使所部分別退守摩天嶺、岫岩、析木城、海城、鞍山，日第一軍遂又兵不血刃進佔鳳凰城。該軍司令官山縣有朋大將，以該軍爾後之行動，向大東營意見具申：「（一）實施轉進，於山海關登陸。（二）開往旅順半島集結。（三）向奉天進攻」大本營覆示嚴予拒絕，（一）山海關登陸，乃自取滅亡。（二）進攻奉天，以第一軍兵力言，殆屬奢望。（三）旅順集結亦無必要。並指示第一軍，以鳳凰城為中心，採取守勢冬營措施。山縣大將以為冬營日久，有損士氣，當即獨斷專行，以其第三師團即向鳳凰城西北約一百餘里之析木城、海城進攻。日大本營認為此時攻佔海城，過於深入，實屬不妥，因山縣大將乃維新元勳重臣，對其獨斷專行之既成事實，惟默認之。

十一月一日宋慶奉詔回援旅順，留聶士成守摩天嶺，聶士成經常率兵向鳳凰城之敵游擊，頗具牽制擾亂之效用。

日軍第三師團於十二月四日開始行動，經岫岩西進，攻佔析木城、海城。海城為遼東地區重要據點，東距鳳凰城。南距旅順較遠。宋慶軍主力在蓋平附近，對旅順方面之敵嚴密戒備，配置於海城、析木城之兵力不大，敵由東面進攻，驟不及防，戰鬥半日失陷。日第三師團處於蓋平大石橋、牛庄、鞍山之中間，亦即陷於宋慶、依克唐阿、長順三軍環伺之孤立危局，日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大將應第一軍司令官野津中將之請，以第一師團乃木旅團由金州北上支援第三師團，以策其左翼之安全。宋慶就心佔據海城之敵進攻牛庄、營口，遂分兵加強兩處守備，蓋平防守兵力不得不酌減。乃木旅團到達，即向蓋平進攻，宋軍據城抵抗，戰鬥異常激烈，敵陸續增加，突破城垣，大量湧進，守兵不支，撤出城外。總兵楊壽山、副將李仁薰陣亡。守將章高元革職，宋慶降二級處分。

清廷鑒於海城蓋平失守，頗為震驚。十一月二日設立「督辦軍務處」以恭親王奕訢主持其事，以慶親王奕劻、翁同龢、李鴻藻、榮祿、長麟等會同商辦（該處等於大本營，但六人中無一軍事專家）策定由從來之守勢作戰，轉移為攻勢，其戰略方針如次：

「將本營推進至山海關為戰略基點，逐次於遼東集中兵力，對遼東地區敵各據點形

成大包圍決戰」。

### 兵力過少反攻延期

一八九五年一月九日詔命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東征事宜總辦（總司令官）以吳大澂、宋慶副之。劉坤一熟慮此時無錢、無兵、無械，深知此仗難打，不敢昧然承擔艱鉅，一再堅辭未果，始到山海關上任。奉勅諭：「蓋平失守，關外軍情更趨緊急，宋慶一軍未能致勝，故當今日河海封凍之時，應厚集兵力，出關征剿」，劉坤一承勅諭，策定作戰方針如下：「對海城蓋平應迅速大舉反攻，以現有之兵力殊感不足，如持久對抗，不但士氣沮喪，且耗軍費，故大軍應分三路：（一）長順、依克唐阿兩軍為東路由連山關，（二）宋慶軍為西路，由牛庄。（三）劉坤一之直屬部隊為中路，由分水嶺，協力包圍遼東地區之敵一舉而殲滅之。因此山海關方面將陷於空虛，故須使北京、天津方面之駐軍移於山海關，以填補其空隙，為要」實行是項作戰指導方針，估計須動員十萬兵力，如不獲准，殊難致勝。慶親王的「督辦軍務處」，經三日多方檢討審核，提出結論：「京畿的兵力本已不足，如再予分遣，將使根本重地，愈行空虛，其關係非同小可，故請增軍應先於北京集結，然後出關」足見清廷此時的兵力運用，是以皇都之安全為優先。開戰伊始，訂有動員計劃，各省均有配額，雖多達五十萬，但迄至二月下旬各省進行緩慢，

不切實際，陸續到天津山海關集中之數僅十分之一而已，因兵力過少，劉坤一之大反攻計劃，祇得延期。

宋慶、依克唐阿、長順、裕祿各軍協力反攻海城四次未能奏效，日第三師團兵力單薄（七千餘人）祇能固守海城，無力出擊。

第一軍司令官野津道貫中將於一月廿三至二月十四日多次向大本營要求擊攘遼陽、牛庄、營口各地清軍，確保遼東地區，大本營最後覆示「該軍擊攘牛庄、營口之敵後，即與敵方隔離，不得進攻遼陽」日第一軍第五師團於二月二十日，由鳳凰城出發取捷徑沿途掃蕩，於三月二日迫近鞍山，固守海城七十五天之第三師團亦同時到達鞍山南郊會師，該處清軍稍為稍為抵抗後即撤退。第一軍既不能進攻遼陽，乃分成兩個縱隊，向西南旋回，指向牛庄前進，四日午刻抵達牛庄，該軍即以第三師團由北，第五師團由南同時向牛庄進攻，幾同時突入市區，遮斷約五千清軍之退路，清軍頑強抵抗，巷戰通宵，守軍為魏光燾、李光久湘軍五千人，陣亡約二千被俘七百餘人，損失大小砲十九門，步槍一千五百餘枝，槍彈一百五十餘萬發，以及馬匹糧秣輜重頗多。是役敗績，吳大澂降三級，回湖南巡撫原任，宋慶革職留任。

日第二軍第一師於第一軍第三第五兩師攻略牛庄之同時進攻營口。營口設有對海對陸之砲台，城牆堅厚，利於防守，但守兵僅二千七百人，士氣不振，日軍進攻不久，即

紛紛渡河向田庄台潰退，扼遼河而守，日第一軍以砲兵第一第二聯隊以及所擄獲清軍之砲合計九十門，排列於遼河東南岸，同時齊發，猛轟田庄台，河岸守兵不支，日軍踏冰來襲，突入市區激戰至午，遂告淪陷。日軍為確實與清軍隔離，決定燒毀田庄台全城，即以工兵一連，步兵四連切實執行，使市內、近郊所有房屋，以及河埠百餘艘船舶，付之一炬，化為灰燼，燃燒兩晝夜之久，火光燭天照明數十里，遼河之冰，平原積雪，為之映紅。該市居民一向寧靜安逸，今遽遭災城之災，適值天寒地凍，全市居民尤其老弱婦孺無法逃生，死難者絕非小數。

### 北洋水師衆心潰亂

日軍進攻威海衛——威海衛東南西三面環山、北面臨海，劉公島橫互於前，分為東西兩口，形勢險要，乃天然軍港，由李鴻章之海軍顧問兼北洋水師總查，英海軍上校琅威廉之籌劃，於港灣之南北嘴、摩天嶺、虎口、龍廟嘴、鹿角嘴、趙北嘴各設砲台多座，安置新式活動砲架之德國克虜伯大砲三十六門，琅稱威海之防，堪稱金城之固。

自平壤、黃海兩戰之後，日動員國內部隊，陸續集中大連，一月十九日，以運輸船艦十九艘裝載部隊約三萬人及重武器馬匹輜重，以海軍掩護，駛至山東榮城灣就睡澳，經七天時間，全部登陸，守兵略為抵抗即後撤，日軍攻佔榮城後，日第二軍司令官大岩

駐此，榮城失陷後，丁汝昌顧慮敵距南岸各砲台頗近，如萬一砲台資敵，則後果堪虞，擬卸下龍廟咀鹿角咀兩台各砲控，但守將戴宗騫拒絕，再商選勇敢之兵駐守，以備緊急時毀砲，戴亦不同意。日軍部署就緒，分兩路進攻威海衛，援軍孫萬齡與戴約期夾攻進犯之敵，屆時戴爽約，夾攻之計落空，陸上籬藩盡撤，日軍全力攻陷南幫各砲台，戴宗騫棄台逃，被丁汝昌捕獲，置劉公島，旋畏罪自殺。當旅順緊急之時，丁汝昌至天津謁李鴻章請率殘存艦隊援旅順，李嘗之曰：「汝善保在威海之艦隻勿失，餘非汝事」。

一八九五年正月初八，日軍攻佔威海衛城及海港後山各砲台，港內之殘餘艦艇一大小軍艦十五艘，魚雷艇十二艘——以及劉公島，均在瞰制之下正月十一、二日，日艦自港外正面，配合日軍控制陸上未損之砲台聚攻港內北洋水師殘餘艦艇。艦上官兵士氣沮喪，咸請丁提督向日投降，以保全生命，並請綏鞏軍德教練瑞乃爾代為陳情，丁仍峻拒，悲憤已極，擬率艦隊突出，與日艦拼死一鬥，但官兵不從，甚至有露刃相脅者，環跪乞予生路，丁無可奈何，即撰致李鴻章電：「始意船沉入盡而後已，奈衆心潰亂，無可如何」然後服毒自殺，總兵劉步蟾，張文宣以下自殺殉節者七人。道員朱昶炳召諸將及洋員商投降事宜。李鴻章苦心經營近二十年之清朝國防重鎮——北洋水師，於焉消失，日本海軍縱橫於黃海渤海，如入無人之境近五十

年。

## 伊藤博文侵華概念

### 一、日本方面：

甲午之戰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之侵華政略概念——光緒十一、二年間，日內閣大臣黑田清隆於某會談中發言略謂：中國自中法戰爭後，將勵精圖治，日臻富強，故主張先發制人，藉故對清宣戰。伊藤答謂：「我國現當無事之時，每年國庫尚短二千餘萬元，如遽與中國、朝鮮交戰，經費當更不敷，此時萬難冒昧從事，至云三數年內中國必強，實屬過慮，蓋中國以詩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有變更，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於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但依我看來皆是空言，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又睡著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促其速強也。諸君但看中國自俄之役（光緒六年伊犁事）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變更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動矣。中國執政大官，腹中經綸，惟有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之要典。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應速節冗費，趕建海軍，多築鐵路。我國鈔票已與銀元一樣通行，三、五年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至黑田君所謂我國非開闢新地實難自強，亦屬確論，惟現時則不可妄動」。

甲午中日戰爭，日本之大戰略概要——日

本明治維新，積極革新國防軍備，雖尚非世界一流，但以朝鮮問題，關係日本將來之命運，故不得不出於一戰，由於清朝乃大國，歷史上元朝兩次征日，因遇颶風而失敗，明朝出兵援韓，征戰七年之事實，現在大清帝國擁有較日本海軍實力強大的北洋水師艦隊，日本如萬一失敗，則必須與朝鮮斷絕一切關係，撤離大陸，永遠退守四島，國民還須忍受戰災的嚴重痛苦，故此對清國之戰爭，決不敢掉以輕心，關於大戰略問題，只有視兩國海戰結果之情勢方能決定，八月十四日假定海戰勝負之狀況而決定下列之三種大戰略方針：

第一期——鞏固國內之守備，並派遣一個師團牽制敵人。

第二期——依據海戰之結果，就下列甲、乙、丙三案擇一行之。

作戰甲案——如海戰勝利，獲得制海權，以大軍推進至渤海灣頭，指向直隸平原，實施決戰，攻略北京。

作戰乙案——海戰不分勝負時，增派一個師團至韓國將清軍驅逐於鴨綠江以北，確保韓國之獨立。

作戰丙案——海戰不利時，須掩護在韓之一個師團撤回國，鞏固各港口要點之安全，對進襲本土之敵，必須予以迫擊。

日本大營為慎重起見，原著重於作戰丙案，嗣因豐島海戰後，北洋水師艦隊迄無攻勢行動之蹟象，於是決定採取作戰乙案，繼

之黃海大東溝之役，北洋水師慘敗，日軍為擴張戰果，順其自然的轉變為作戰甲案，由此觀之，日軍之大戰略，依狀況而為適切之調整，堪稱慎重矣。

韓國甲申之亂為中日戰爭之肇端——此次亂事，顯係日軍方看計劃的指使在韓浪人內田良平等所為，經袁世凱等適時率兵平息。日政府井上外相偕陸海軍將官率兵一大隊軍艦七艘，抵仁川，與韓政府談判，日政府給井上的訓令：「一、當收拾事件之際，應極力避免與清國發生戰端。二、至於韓國究應為獨立國家，抑為清國之屬邦，應視交涉結果，是否將引起與清國發生戰爭，目前不能作決定。」日外相以示威問罪姿態抵韓談判，而訓令之趣旨頗為審慎，或因軍事動員準備尚須時日，或觀察清國外交軍事之措施與實力，故暫持審慎。

日征清大總督之出動——日征清大總督小松宮彰仁親王大將於三月底率高級幕僚及近衛師團等精銳部隊到達旅順、大連，並設立總督府，其時李鴻章正在馬關春帆樓與伊藤博文進行談判，戰事實際已停止，彰仁親王適於此時以征清大總督身份率兵抵達，顯然是擺出早已揚言「進出直隸平原決戰攻略北京」之態勢。蓋日方深知清廷因戰敗之惶恐，尤其就心敵軍長驅直入，進犯京城之危機與後果。日方藉此示威並予清廷精神、心理上的沉重之壓力，以促其儘速接受苛刻之和談條件，再則如清廷頑固派反對而使和談

失敗，則當然順勢再興攻勢，按預定計劃進軍，但實際並非日本所願，因八個月來之海外遠征，國內資源已感缺乏，同時俄國正集重兵於海參威（陸軍約五萬海軍實力大於日本聯合艦隊）有所顧慮也。

### 對華作戰三光政策

日第一軍前後任軍司令官一再請求進攻遼陽，大本營一再嚴詞拒絕，蓋就現已獲致控制遼東地區，消滅北洋水師之戰果言，已足使清廷震驚，要求停戰議和，殊無進攻遼陽擴大戰線之必要。且北進作戰，對俄國是一種刺激，此時亦宜避免。

(二)談橫縱爭戰午甲

三國干涉歸還遼東之爭執——日軍戰勝後，舉國歡騰慶祝，紛紛要求割地惟恐不大，賠款惟恐不多。馬關條約已議定割讓遼東半島，詎料俄德法聯合為確保遼東永久之和平，勸告日本放棄領有遼東半島，日本御前會議討論：(一)拒絕接受三國之勸告。(二)邀請國際會議仲裁。(三)將遼東半島歸還清國。因當時陸軍精銳用於征清，全在遼東、山東、朝鮮海軍用於澎湖台海，國內軍備殆已空虛，俄德法在遼東之海軍實力強大，日本不敢再樹敵國，故無法堅決拒絕；邀請國際會議仲裁，恐不免傍生枝節，反而破壞馬關條約，故最後決定接受三國勸告，將遼東半島歸還清國。日本全國輿論大譁，尤其前方將士，鼓譟憤怒不已，日政府派陸相山縣有朋親往旅順宣撫，會議至深夜，羣情激昂，忿懣

難抑，此刻惟獨第三師團長桂太郎中將力排眾議，斷然支持放棄領有遼東之決定，並謂「割地就是為戰爭播種，所以他本人早就反對領有遼東半島」羣情憤激而尷尬之場面，遂漸趨理性緩和。在此之前，尚有前熊本鎮台（陸軍師團之前身）司令官前農商大臣谷干城於舉國歡騰，要求割地賠款之聲浪中，獨主張效法俾士麥於凱尼格來茲之故事，採取寬大條件優待戰敗之敵國，因顧慮如公開提倡，有危及其生命安全之虞，僅能以書面向伊藤首相進言而已。日本侵略戰爭陣容中竟有思想開明，目光遠大之樞臣將領誠難能可貴，祇因日本政府執意貫徹其侵略政策，開明之士殊難有所作為！

日人野蠻殘酷成性，戰時暴露無遺——日本不顧國際公法，不宣而戰，屠殺無辜，視為戰爭之必要手段。八月一日對清宣戰前，其海軍於牙山豐島附近擊沉我運兵之「高陞」輪，陸軍向成歡清軍攻擊。其後之出兵山東，阻我北伐，九一八事變，攻擊北大營，一二八進攻上海，繼之進攻熱河、長城，發動七七事變之全面進攻，以及炸沉英艦威爾斯親王號，卻敵號，偷襲珍珠港……等，慣用不宣而戰之卑劣行為，根本無視於文明尊嚴之國際公法。日軍攻佔旅順，屠城三天，殺二萬餘人，老幼婦孺亦不免焚毀田庄台全城，無辜百姓罹難。四十餘年後，世所週知之南京大屠殺三十餘萬人，侵華作戰期間，普遍施行所謂「三光政策」——殺光、燒光

、搶光——死難之人數，當然不少。日軍這種隨侵略戰爭以俱來之殘暴野蠻行為，世無其匹也。

### 甲午戰敗因素複雜

二、中國方面：甲午之戰敗績，檢討文獻頗多，絕大多數，偏重於指責李鴻章，其至有誅李以謝國人之激昂論調，李鴻章由於職責關係，固難辭其咎，然致敗之因素非常複雜，必須多方面深入探討，庶幾臻於明確。筆者博覽羣籍，以梁啟超、龔德柏兩位之檢討評論，把握問題癥結，立論正確有據，足資研究中日甲午戰爭歷史者較為正確之參考資料，茲摘錄兩氏評論之要點如次：

### 梁啟超的檢討評論

當中日戰爭之際，李鴻章一身為萬矢之的，人皆欲殺之，平心而論，李鴻章誠有難辭其咎者，其始誤勸朝鮮與外國立約，昧於公法，咎一。既許立約，默認其自主，復出兵干涉其內政，授人口實，咎二。日本既出兵，勢固有進無退，而不察先機，輒欲依賴他國調停，致誤時日咎三。聶士成請乘日軍未集之時，遣重兵直擣韓京以制敵而不能利用咎四。「高陞」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請以北海軍先塵敵艦，亦不能用，敵因而反客為主，日益坐大，而我愈危，綜其原因，皆由不欲覺自我開，以為外交之道名爾，殊不知當甲午五、六月間，中、日早已成為敵國，

而非友邦矣，誤以交鄰之道施諸兵機，咎五。李鴻章將自解曰，量我兵力尚不足敵日本，故憚於發難也，雖然，身任北洋整軍經武廿年，何以不能一戰咎六。又自解曰，政府掣肘，經費不足也，雖然，此不過不能擴充已耳，何以其所現有者，如葉志超、衛汝貴諸軍，素以久練著稱，亦脆弱乃爾咎七。平壤之役軍無統帥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八。

始終坐待敵攻，致於人而不能殺人，咎九。海軍購置軍艦及大砲時，為何不選擇快船、快砲，咎十。旅順天險，西人謂以數百兵力守之，糧食足夠，三年不能破，乃要之於所親暱閭閻怯之人，聞風先遁，咎十一。槍苦窳劣彈或贗品，如謂從前管軍械之人皆廉明誰信之，咎十二。

甲午之戰，李鴻章之部下，海軍優於陸軍，原屬李統率之陸軍優於他軍。北洋水師艦隊於黃海大東溝之役，鏖戰五小時，西人觀戰者咸稱讚焉，日方亦謂是役惟海軍有敵手，陸軍無敵手。迄至劉公島一役，糧盡援絕，降敵以全生靈，殉身以全大節者，丁汝昌、鄧世昌、林泰增、劉步蟾、張文宣等咸有男子漢大丈夫氣概，皆北洋水師之重要人物也。陸軍將帥左寶貴、馬玉崑平壤之役，與敵拼戰，左氏陣亡，聶士成戰於摩天嶺，宋慶所部反攻金州、蓋平、海城，苦戰多次，雖無成果，固已盡力，悉屬李鴻章之舊部也較之劉坤一之奉詔專征而遲不到任，吳大澂大言炎炎，竟出勸降告示，未交鋒而全軍

崩潰。而當時盈廷虛驕之氣，若以為一殺李鴻章，則萬事皆了。吾於中日甲午之戰，固毫不為李恕，然特慮虛驕之徒毫無責任感。立他人背後，擴其短長以為快，絕未嘗思所以易彼之道，此輩實為亡國之利器也，李固可責，而彼輩豈是責李之人哉？

是役也，李鴻章失機者固多，即不失機，亦必無可倖勝之理，蓋十九世紀後半紀以來，各國之戰爭，其勝負皆可於戰爭之前決之，因世界愈進於文明，則優勝劣敗之公例愈確定，實力之所在，即勝利之所在，絲毫不能假借者焉，無論政治、軍事、學術、經濟，莫不皆然，日本三十年來，刻意經營，上下一心，以成此節制敢死之勁旅，孤注一擲於我，豈毫無自信而敢乃爾？故及其敗，然後知其所以敗之由者，是愚人也，乃或及其敗而猶不知其致敗之由者，是死人也，然則徒罪李鴻章一人，嗚乎可哉！

### 龔德柏的探討評論

甲午之戰前，日本藉朝鮮問題，既決心挑釁，無論如何決無中止之理，各國既照例提出調停，日本能將各國利害之深淺，決心之有無，觀察明瞭，然後分別以必要之手段妥為因應，務使各國自行收手，使中國絕對孤立，任其宰割。至中國，則不明各國之情勢，一味恃其調停成功，毫不為不成功時之準備，俄使加西尼之大言壯語，因俄國軍備未整，終至誤我自誤，這種重大問題，絕不

可徒恃一兩公使口頭上之好意，而不察其政府是否有動武之決心，以定大計。

國力未充，力主和議，不使破裂固善，然必熟察對方有無和意而定可否，如此次事件，日本自始即決心挑釁，而李鴻章則始終無戰意，最初駐日公使汪鳳藻報告，日本有戰意不聽，繼之駐英法公使龔照瑗、客卿赫德、德崔琳陸續報告日本有戰意，亦不聽。丁汝昌、葉志超以及諸將領先後請戰，均不允，迄至日軍已雲集韓國，葉志超建議三策：「上策增兵，中策撤兵，下策坐守死地」而仍不決，終蹈下策。甚至深信陸奧外相對駐日俄使所謂「非看特別事故，不先開釁」之語。在日本向韓廷下最後通牒之日，李鴻章覆葉志超電：「日雖竭力準備戰守，我不先開戰，彼諒不動，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誦，切記切記」其後日竟先開戰，所謂理誦，理直，果有何效用？日本早已蓄意挑釁，李鴻章竟似無感覺乃始終主和之成見誤之也。若李鴻章於日軍大舉赴韓之時，料定日決挑釁，立即派大軍繼往，（先已派葉志超、聶士成率二千五百人到牙山成歡）則開戰之時，兵力相等，勝負之數尚未可知，若能相持，則外交上不難轉圜，乃毫不為計，使葉聶孤軍陷於成歡，以寡擊衆，突出重圍，撤至平壤，平壤守軍號稱一萬五千人，實際戰鬥員兵祇八千人，日軍第五師團，附一混成旅，計三萬人，從四面圍攻，我兵力劣勢，援軍不繼，自難支持，遂直奔鴨綠



江，退回國境，緒戰之始，節節慘敗，士氣已墮，反之敵則士氣旺盛，如李鴻章早作準備，則戰局演變，戰爭結果，斷不如是也。

戰爭之勝負，決於最後之五分鐘，此千古不易之理，自甲午開戰迄講和止，為時九閱月，日本雖常勝，然已精疲力竭，若圖攻略北京，尚非大增援兵及費時數月不可，此後戰線愈長，需兵愈多，而中國四路援兵皆將齊集，新練之兵亦可使用，則日人決難得逞，縱不轉敗為勝，若陷於一進一退之膠著狀態，則當時俄國大軍已集結於海參威，艦隊亦已東來，外交上之大變化，將立即出現，對日本形成嚴重之壓力，如此一來，日本雖祇得「中、日兩國確認朝鮮獨立」之條件，亦可議和，焉有割地賠款之辱耶？惜乎，李鴻章始終主和，清廷亦不敢以北京為孤注，是可戰而甘乞和矣。

電報密碼，國命所關，然在開戰前，汪鳳藻公使與李鴻章間之往返密電，及馬關和談時，李鴻章與清廷間之往返密電，陸奧外相一一引出，如數家珍，清廷之秘密，既一一為其預知，則交涉焉有不敗之理，如馬關談判之最後一日，清廷致李鴻章允許割地賠款之電示，已為日方預知，故李鴻章雖力爭減輕一、二千萬，亦不見許。

### 日方對清軍之析論

從清軍海戰陸戰都失敗看來，清廷洋務運動，自強運動的缺陷，顯現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說，雖然購買了新式武器，但是組織和訓練不夠徹底，則在精神方面，依然如昔，毫末長進，吸收科學技術更未能持之以恆，充分發揮其功用，是以到手的堅船利砲，不旋踵又會被拋棄在時代的後面。

勝敗榮辱的區別，就是在於當時中日兩國精神方面和政治、社會結構方面的差異。

清軍純係地方性的軍隊，以各省之軍閥為將領，所編組的部隊，不但缺乏真正統一協同，而且戰法、軍旗、武器、服裝……等等亦不一致，全國沒有「師團」「旅團」等之一元建制，分別冠以「盛字軍」「毅字軍」「銘字軍」……等名稱，並於其服裝之背後，以紅色字標明，以資識別，這種背心番號，既不保密，令人可笑，中國以往是文明的先進者，何以如此落後？中國是實施募兵制，同一中隊之兵，年齡有二十歲？有四十歲混雜一起，無論精神、行動，有顯著的不同，其戰力焉有不低劣之理。

清國陸軍過於保持防守戰法，而不適時採取攻擊，往往逸失良好戰機，如平壤之役，第五師團先頭部隊大島旅團，經連日天氣炎熱，道路泥濘的艱苦行軍，至感疲勞，平壤清軍如預先設伏，或適時以有力部隊快速出擊，則大島旅團先頭部隊必遭重創撤退，旅團之前進亦因而遲滯，平壤清軍將益增警覺而有充分之應戰準備時間也。

清方早先置於牙山、成歡之孤軍，於開戰前，及早撤退，則不會有成歡之役。若增

加葉志超之兵一千及「高陞」輪運來之一千二百人，砲十三門，如不發生意外，幸能到達，則成歡清軍將近五千人，砲二十門，兵力將略多於進攻之大島旅團，勝負之數尚未可知。（未完待續）

###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請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